

雪山情仇

欧阳云飞 著



海天出版社

雪山情仇

(上册)

欧阳云飞著

海天出版社

白雪皑皑、耸立于群峰之巅的阿尔泰山主峰，沐在夕阳之中，犹如一块光洁晶莹的白玉。四周闪亮的冰川，似条条玉龙摆尾乱舞。沿着山南最长的一条冰川蜿蜒而下，在海拔一千三百七十四米的尽头处，是一个偌大的湖泊。在这隆冬季节，湖面上结了一层坚冰，恰象一面白水晶的镜子。这个湖泊，蒙语称为“喀纳斯”，意即“美丽富饶而神秘”。喀纳斯湖周围数百里，道路险阻、气候多变，兼之湖旁密林之中，毒虫蛰伏、猛兽出没，自古以来很少有人来过。据传当年成吉思汗西征，也只得绕道而行，未敢涉足此地。

薄暮，空寂的湖面上，笼起一团团寒气森森的白雾，在朦胧的雾气之中，却破天荒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个人三步两跌，在滑溜的冰原上匆匆而行。长毛皮帽下一双大眼，时不时回头张望，眼神里满含警惕与惊恐。因为，在他身后不远不近、若即若离跟着两只灰色的饿狼。

饿狼跟踪他已有两天了，原本有六只，被他用炸子火药枪击毙了四只。剩下这两只仍是紧追不舍，要不是顾忌他手中那根能冒出火光与霹雳的棍子，早就扑过来了。

这个人已累得精疲力竭，如果不是生的欲望支撑，他真想倒下来歇一歇。可他不敢，因他明白，一倒下来，眼皮就控制不住会合拢，那两只饿狼便会扑上来把他撕成碎块。他也不敢贸然开枪，因为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于是，他尽管力不能支，

还是挣扎着跌跌撞撞地前进。冷不防，脚底下又被冰块一绊，他一个踉跄摔了下去。这一下，摔得很重，他眼冒金星，浑身骨头象散了架。是呀，两天来没喝一口热水，一口干粮，哪儿来的力气呢？他趴在那儿，猛然间觉得那两头饿狼很快就会扑上来。他下意识地伸出了枪筒，搂紧了扳机。蓦地，他见一团灰影从雾中向他冲了过来，他手指紧紧一勾，随着“轰”地一声巨响，那团灰影嗥叫着倒下了。但另一团灰影又接踵而至……

他明白：完了。把眼一闭……

可随之而来的声响使他惊异，他听见“忽”地一声一团东西越过他的头顶，接着便是扑打声，狼嚎声……他睁眼一看，惊得呆住了！他眼前有一头巨熊正用它的钢爪子牢牢地按住那头饿狼在横撕竖咬。眨眼的功夫，那只大灰狼被撕扯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

接着，那头熊扔下狼尸，立起了庞大的身躯，摇摇摆摆、睁大闪着绿光的眼睛朝他走来。他心头紧缩，又一阵绝望：想不到没死在狼牙嘴里，又丧身在黑熊爪下。

突然，他听见一声轻叱：“青青，莫吓着他！”这声音清亮脆嫩。话音刚落，从雾团中走出一个约摸十几岁的小姑娘。

俟小姑娘走近，他看清了：她头戴毛绒绒的狐皮猎帽，身穿紧身豹皮衣裤，脚蹬长筒软硝野牛皮毡靴。一张红朴朴的俏脸，一对圆圆的笑涡，一双清明水灵的秀眼……

小姑娘蹲下身来，关切地扶起了他。

他动了动嘴唇，吐出了两个字：“你是……？”

小姑娘答道：“我姓乾，叫倩倩。”

“哦！”他惊喜地叫出了声，猛地一阵晕弦，昏了过去。

小姑娘见他闭上了眼，赶忙对立在一旁的“青青”连呼带

唤作手势。青青腑下身，小心地抓起他的两条胳膊，背在了背上。小姑娘拣起雪地上那支枪，带着青青，穿过雾气快步向湖边走去。

上了湖岸，小姑娘领头钻入了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林中挺拔的落叶松、塔形的云杉、苍劲的红松、秀丽的冷松密密匝匝、挤挨交错。这些在严寒中仍不脱去春装的“勇士”，伸出一顶顶相连的树冠，在森林上空结成了一张硕大的绿伞，把厚厚的一层银雪挡在了上面。由于免除了冰雪的侵袭，树下边的苔藓、鹿蹄草、越桔及一人多高的蔷薇、忍冬……依旧生机勃勃，层层叠叠、填塞了一、二丈高的空间。

不一会，天黑了下来，倩倩放缓了脚步。忽然，前面火光一亮，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向他们迎来。

“爷爷！”倩倩高兴地叫了一声。

老人左手举着松明火把，右手握着一把俄式长柄短枪，走到倩倩跟前站住了。关注的目光把倩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问道：“没事吧？”

“好着呢。”

倩倩轻松的语调只使得老人紧锁的眉头稍为松动了一下，那张被火光映红的脸依然显得很严峻。

“是他放的枪？”老人看着那伏在青青背上闭眼垂头的男人问道。

“嗯，他打狼。”

“他受伤了？”

“好象没有。”

老人走到青青身旁，扶起那人的头，火把凑近他的脸，仔

细地看了一会……随即想了一想，摇了摇头。很明显，这个四十余岁、浓眉阔脸、满腮虬须的人，老人没见过。

他问倩倩：“你问过他是谁，从哪儿来的吗？”

“他晕过去了，没来得及。”

老人好一会没说话，眯缝着双眼，似乎在思量一件棘手的事情。

倩倩不解地望着他……

“走吧。”老人从倩倩手中拿过那只长枪背在背上，带头向来路走去。

不一会，他们来到一处林中空地。空地上，有一栋木屋，木屋四周，有一圈用两人多高的粗大木头连结而成的栅栏。有了这道屏障，任何猛兽也休想入内。

他们进到木屋以后，把昏迷不醒的虬须汉子安置在铺着野牦牛皮褥的床上。老人往炉子里添了些柴，顿时，木屋里暖融融地十分宜人。倩倩给青青喂过了野兔子肉，灌了壶水搁在炉子上烧着。然后依偎着坐在树凳上的老人。她拉过老人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摩挲着，望着老人心事重重的面孔，轻声地问道：“爷爷，这人不是好人么？”

老人忧虑地回答：“但愿他不是，不过……”

“不过什么？”倩倩有点急了。

“倩倩，我问你，我们为什么会住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来？”

“爷爷不是说过多次了吗，躲避仇家呗。”

“是呀，你想想，自打你记事起，见过一个生人来过吗？”

“没有，他是头一个。”

“那你说，冰天雪地他来这儿干什么？”

“嗯……打猎？不象。找灵芝草？冬天没有哇。迷了路？不会，周围百十里都是大山，他怎么也走不到这儿来……呃，也许同我们一样，躲仇家？”

老人摇摇头：“哪有这么巧。”

“那他准定是坏人罗。哎呀，我真不该救他。”

“不，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就是坏人，也该先救下来再说。”

“那……”

“是好是坏，等他醒过来，爷爷会弄清的。”

深夜，万籁俱寂。倩倩靠在老人怀里熟睡了。老人将她抱起放在墙边的一张小床上，盖上了被子。回转身，慢慢走到虬须汉子的床前，对他注视了好一会。见他脸色已趋红润，呼吸亦已平畅。用手背探了探他的额头，不烫；又伸出右手的拇指、食指与中指，在他的右手腕寸脉处轻轻一搭一掐：嗯？他脉象强稳、内息未闭，好象没有睡着！

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装睡，不好！”老人言念于此，正欲退步抄家伙，却不料那虬须汉子忽地挺身而起，左手握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奋力向老人疾刺。此时，老人虽身手敏捷，想躲已躲不开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刀。只听“扑”的一声，尖刀扎进了老人的前胸。老人痛呼，几欲跌倒，他圆睁两眼，怒视着虬须汉。虬须汉把牙一咬，将刀一抽一缩，又要向老人刺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团黑影闪电般纵到了虬须汉子的身上。这团黑影正是青青。它本在屋角打盹，主人受伤的呼声使它惊醒。它睁眼一瞧，不由狂怒，纵身一扑，便压倒了虬须汉子。张开它的两只巨掌，一掌打飞了虬须汉手中的尖刀，一掌向他劈头盖脑地抓去。虬须汉子头一偏，那五只钢刀

般的巨爪已撕扯下他的半边脸皮。随着一声惨叫，虬须汉子变成了只剩一只眼睛、半个鼻子、满面血淋淋的怪物，一个踉跄，栽到床下，晕死过去。

“爷爷！”惊醒过来的倩倩哭喊着向老人扑去。老人手捂鲜血涌流的伤口坐在床沿，吃力地说道：“快、快拿雪莲散。”倩倩手忙脚乱地在药箱里取出了雪莲散，给老人敷在伤口上。

老人敷上了雪莲散，少倾止住了血，但他面如金纸，气喘吁吁，头上滚下颗颗豆大的汗珠，眼看伤势很重。

倩倩泪流满面，跪在老人身前，一边用手替老人抹去脸上的汗水，一边惶急地说：“爷爷、爷爷，你、你怎么样？爷爷，你不能死呀，不能死呀……爷爷、是我害了你，我不该救这个坏人，不该救这个坏人呐……”

老人屏神凝气，握住倩倩的小手，慈蔼地说道：“好孩子，爷爷、爷爷不怪你……你快起来、起来，爷爷最后、最后有几句话对你讲……”

倩倩望着爷爷异样的眼光，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她扶着老人靠在床上，依偎着他，睁大了双眼，望着老人的脸。老人定定神，开口讲道：

“孩子，过去你小，我没把我们家的来历告诉你。现在你记住，我们，我们的祖先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是朝廷皇帝的子孙……”

“什么？皇帝子孙！”倩倩惊讶了。她曾听爷爷讲过，皇帝是天下最大的官，住在万里之外的宫殿里，天下万物都归他一个人所有。那时，她是当作童话故事来听的。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跟爷爷住进了这深山老林，别说皇帝、宫殿她没见过，就是生人她也见得不多。只是每年夏天，爷爷把她装扮

成个小子，带着她骑马走好几天，到山下一个小镇上去换食物，但不能开口问，这是由于爷爷严令她当哑巴。所以她对人世间的了解得很少，做梦也没想到过皇帝和自己有什么相干。这会听到爷爷说她竟然是皇帝的子孙，当然感到惊疑。

老人肯定地点头：“对……第二，你要记住，我们家的仇人、仇人有两家……”

“两家？”

“嗯。一家是维族人，名叫图尔都和卓，在南疆、喀什噶尔居住。”

“嗯。”

“另一家、是汉族人，姓秦……也在新疆……”

“嗯，我记住了。”

“就因为他们两家，你的父母遭到了残杀。”

“喔！”

“就因为他们两家，我们才、才迫不得已躲到这深山里来……”

“嗯。”

“孩子，我告诉你我们家的来历、和仇家……不是要你去找、去找皇帝、和报仇。”

“为什么？爷爷！”

“因为皇帝、早就不认我们了，就是认我们，我们也、也不要去贪图那份富贵……皇帝坏，他对老百姓不好，跟着他，不、不光彩……”

“报仇为什么不许？”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简单说……哎唷……”老人一阵抽搐。

“怎么啦？爷爷。很疼吧？别说啦！等你好了再说。”

老人摇摇头，强撑着说：“不，得告诉你，要不，我死不瞑目……”他喘了几口气，接着说：

“一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太、太祖奶奶，得到皇帝赏给的一块宝石……”

“宝石？”

“嗯。一颗价值万金的大宝石。自从有了这块该、该死的宝石，我们后代的灾难、就降临了……先是图尔都和卓夺走了这块宝石，后是秦家的人，来逼着我家要宝石。结果，为了争夺宝石，就你杀我、我杀他，代代仇杀……”

“哦。那宝石后来被谁家夺走了？”

“宝石、始终在图尔都和卓家里……他们把它、把它藏了起来，藏宝的图，缝在一块毡毯上……”

“毡毯上？”

“那块毡毯，上边用金线、绣有皇帝的一首诗。据说，在诗里能找到、藏宝的地点。”

“哦。”

“孩子，以前，我遵从祖训，为夺回那块宝石，费尽心机，还伤过人。后来，我想透了，看透了。为了一块身外之物，去杀人，被人杀，太不值，太不应当了。象那样世世代代仇杀下去，何时是个了呢？又怎能、怎能对得起子子孙孙？！”老人又是一阵抽搐，他的眼神中，闪出了一道严峻的光，拉着倩倩的手说：“孩子，我要你答应我，今后，我们乾家，不要宝石，不要仇杀，只求安安稳稳过日子，嗯？答应吧！孩子”……说到这里，老人急切期待地望着他的孙女。

倩倩“扑通”一声跪下，说道：“爷爷，我答应，我答应你。”

“好孩子……”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倩倩把爷爷的手掌按在了自己的脸颊上，一滴滴滚烫的泪水；浸湿了爷爷不住颤抖的手……

老人爱怜地瞧着孙女，声音微弱地说：“孩子，我还有几句话，你要答应我。”

“爷爷，你说吧，不管你说什么，我全答应，全答应。”

“那就好、就好……我死了以后……”

听到这一句，倩倩急得眼泪唰地涌了出来，她用手去堵老人的嘴：“爷爷，我不要你说，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不会死，我不要你死，不要你死”……最后一句，她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老人听到她这揪人肺腑的哭叫，一颗痛楚的心象是碎了。他老泪纵横，紧紧地握住孙女的手，好一阵，才颤颤巍巍地说：“孩子，爷爷想活呀，爷爷撇不下你呀……你从小跟着爷爷在深山里受苦，爷爷没把你……”

“哇”地一声，倩倩倒在老人怀里。爷孙俩抱头痛哭。倩倩泣不成声：“爷爷，爷爷，你是我的好爷爷，亲爷爷，你不能死，要死我们在一起死……”

“不，孩子，还有一件压在爷爷心上多少年的大心事，要你去办。”

“……爷爷，什么事啊？”

“给我点水喝。”倩倩喂过爷爷水，老人说：“十一年前，你爹娘在喀什噶尔城南的一个客店里被人杀了。他们的尸骨埋在那客店后面的土山上，客店的名字叫江南客店。我琢磨，你这两年的武艺有很大的长进，瞅机会，去喀什噶尔把他们的遗骨起出来，带到这里，同我埋在一起……你、你记住了吧？”

“……嗯，我记住了。”

老人的脸上闪过一丝欣慰的微笑。又说：“我死以后，你把我火化了，骨灰埋在家门口那棵、那棵老塔松下面。然后，放青青归山，你骑上‘天鹅’，赶快下山去吧！”

“不，我不离开，我守着你。”

老人摇摇头：“不行，这里已经被仇家知道了，他们还会来人的。”

“我不怕，我有爷爷教给我的武功，有爷爷的枪，还有青青。”

“不，不，你单枪匹马，他们人多，你打不过他们的，你要有个差失，谁去搬迁你爹娘的遗骨呢……”

“那……”

“听话，孩子！一定要离开这里，下山以后，你去伊犁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荣琛，是个旗人。他是我三十年前的结义兄弟。要是他没死，他会照应你的。”

“嗯。”

“来，把我的头扶起来，喏，在枕头下面，有一块佩玉，你拿出来。”

倩倩依言找到了一块佩玉。这是一块铜钱般大小的玄色佩玉，剔透晶莹，触手温润，上边精刻着一个“寿”字。

“这是当年我与你荣琛爷爷结义时，他给我的信物，你带在身边，要见到他，他会认出来的……”

“是……”

就在这时，那躺在地上的虬须汉子喉咙里呼噜作响，裂开的嘴巴蠕动了几下，终于发出了一通比哭还难听的笑声：“嘿嘿……我，我没给秦家丢脸……嘿嘿……”突然声音断住，死了。

“孩子，你看见了吧，这就是秦家前来寻仇的。你以后千万要避开秦家的人，尤其是一个、额角上有条刀疤的老太婆。她心狠……手毒……你……要、要当心……”老人的声音越来越弱，手已变得冰凉。

倩倩太急，连哭带叫：“爷爷、爷爷……”

“我……你、你、你好好……”老人头一歪，眼一闭，嗒然长逝了。

“爷爷！”小屋里响起裂人肺腑的哭叫……

三天来，倩倩静静地守候在爷爷的尸身旁，不吃不喝，一动不动。陪伴着她的是那头黑熊青青。一阵骏马高亢的嘶鸣，才使倩倩从失神的状态下清醒。她想起了爷爷弥留之际的叮嘱。

埋葬了爷爷后，她拣了些必要的衣物用块布包好。换上一套男孩的衣服，把头发缩在皮帽里，将爷爷的长柄手枪插在腰间，从小柜里取了剩余的十余发子弹揣到身上，又把自己那柄精巧锋利的匕首磨得雪亮插进马鞍……做完这一切，她走进了马棚。

马棚里，拴着一匹骏马。它原本是一匹野马。三年前，当它还是一只小马驹的时候，被倩倩的爷爷从狼嘴下救了回来。经爷爷和倩倩悉心的护养耐心的驯教，变成了一匹能攀山越岭的坐骑。它可以载着爷爷和倩倩两个人在山地上奔跑如飞，撵过受惊的豹子；它可以毫无畏惧地与四、五只恶狼周旋，伺机用它的铁蹄敲碎恶狼的天灵盖；它还可以连续奔走几天几夜，它不单是坐骑，而且还是倩倩心爱的伙伴。倩倩给她取了个美丽的名字：天鹅。

此刻，天鹅见到倩倩来到身旁，高兴得点首扬蹄、甩动着蓬松的乌丝尾巴……小主人三天没见了，它怎能不格外亲热呢！倩倩搂着它的脖颈，凄苦地说：“天鹅，你知道吗，爷爷被坏人杀害了，我们俩，要离开这儿，离开我们的家了。”

天鹅似乎听懂了她的话，把嘴贴向倩倩的脸轻轻地擦着，好象在抚慰着她……

倩倩给天鹅喂足了草料，喝够了水，然后备上马鞍，把衣物包和一卷兽皮一一挂在马鞍上。

她牵着天鹅，来到老塔松树下，在爷爷的坟头磕了三个头。

时近中午，苍白的冬日在天空洒下乏力的光线。该动身了，可是青青该怎么办呢？

青青同天鹅一样，是倩倩朝夕相处的伙伴。那是两年前的一个秋天，倩倩在树林里采香菇，忽然发现了一头幼熊坐在草丛中捧着一条腿“呜呜”地哀叫。原来它不小心踩到了蛇窝，被毒蛇咬了。倩倩从小喜爱动物，她可怜这个受了伤的大黑胖小子。费了很大的劲，把它背回了家。先用嘴吸吮出了幼熊腿上的毒血，后用雪莲散给它敷上。在幼熊养伤期间，她喂给它肉，给它挠痒，还唱歌给它听……幼熊腿上的伤好了以后，竟然不走了，说什么也要跟着倩倩。于是，倩倩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青青。青青不但力气大，还十分灵气，又很听话。不久，它便成了这个家庭里——爷孙两人忠实的仆人和保镖。此刻，不带青青走，倩倩实在舍不得，再说，青青也不会干。可是，这次出山是去人事繁杂的地方，怎能带着一个野生的动物在身边呢？倩倩十分为难，她试图说服它，于是连说带比划地要青青留下。果然青青不干，还急得又蹦又跳，龇牙乱叫，一个劲缠着倩倩不

放。最后，倩倩灵机一动，指了指爷爷的坟，指了指小木屋，又比划了那个凶恶的虬须汉，意思是让青青留下来看护爷爷和房子，不让坏人来。同时，还让青青看懂了她还会回来。这样，青青才安静下来，顺从地留下了。

铺着坚冰的喀纳斯湖平坦如镜，映出了倩倩骑在马上身影。她几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张望着、张望着……那耸立的冰峰、那郁郁的森林、那闪光的雪坡，多熟悉、多亲切呀！这里有她度过了童年的木屋，有她长眠地下的亲人——爷爷，还有，她那善解人意的伙伴，小黑熊青青……如今离开了，离开了，何时才能归来呢？

出了湖面，倩倩登上一个山口，她最后回头望了一眼，看见在远远的、远远的雪山上，伫立着一个小小的、小小的黑影。她明白，那是青青在目送她远行。她心头一热，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她把牙一咬，抖开缰绳，向山谷下驰去……

从这一刻起，倩倩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进入了她新的人生。在前面的道路上，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呢？是艰险？是温暖？是不幸？或是幸福？……

二

除夕之夜。

壁炉中桔红色的火光一闪一闪勾勒出一个舞女的身姿，她跳得如痴似醉，那蛇一般扭动的肢体似乎已与留声机喇叭扬出的阿拉伯缠绵曲调胶绕在一起。在靠墙边的一张宽大软榻上，斜倚着英国驻帕米尔的商务总代办格伦威尔。格伦威尔爵士此刻正端着一杯比利时牛头牌威士忌慢慢地呷着品着，一对灰蒙蒙的眼珠子色迷迷地随着舞女的大腿转来抹去。

“爵士老爷。”一个精瘦的土耳其仆从悄无声响出现在门口恭敬地轻声叫道。

“嗯……？”格伦威尔爵士向仆从转过询问的眼光。

“有位先生求见。”

“谁？”

“小人没见过，他也不肯告诉名字，脸上蒙着黑布。”

“黑布？”格伦威尔沉吟了一瞬，吩咐道，“就说我已就寝，请他明天来见。”

“小人说过了，可这位先生坚持现在要见您，他说有十分要紧的事。哦，他讲的是英语。”

“嗯……让他进来。”

几分钟以后，一个身着黑裘斗篷的高个子蒙面男人裹着一团寒气跨进了客厅。他走了两步停下，用那双露出在外的黑眼睛迅速地朝坐在软榻上的格伦威尔爵士盯了一眼，随即低

头弯腰很礼貌地鞠了一躬，说道：“恭祝爵士圣诞愉快。”语音生硬略带沙哑。

格伦威尔爵士在蒙面人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心里猛然很不舒服地咯噔了一下：这对和善里隐含着狠毒的眼睛，似很熟悉而又陌生，似很遥远又极亲近，这人是谁呢？格伦威尔一边脑子里在快速搜寻记忆，一边点了点头，问道：“阁下是……”

“我的身份，爵士老爷不久自然会知道。此刻，我非常抱歉地想打断一会您的雅兴，单独与您晤谈。”

沉默了一会，格伦威尔缓慢地说道：“我遵从阁下的意愿。”说罢对土耳其仆从眨了一下左眼：“伺候这位先生宽去外装。”

“谢谢。”蒙面人致了一个点头礼，动手摘掉了面罩，露出一张削瘦而年轻的脸，这是一张典型的欧亚混血儿的脸：黑头发、深眼窝、鹰钩鼻、黄皮肤。他又除下了斗篷，显出一身精干贴体、揉制极佳的黑色皮猎装，配上那双乌黑油亮的上等长统皮马靴，俨然似一个冬季出猎的贵胄公子。他站在原地，对颇有点惊诧的格伦威尔浅浅一笑，不等土耳其仆从近前搜身，主动掏出了腰间宽皮带上的德制手枪和皮靴里的一把芬兰匕首。他把武器一一递到土耳其仆从手上，然后似笑非笑地望着格伦威尔。

格伦威尔爵士把手一挥，土耳其仆从和早已闪退在墙角的舞女很快地消失在边门。

“请吧，阁下。”格伦威尔指指身侧的一张椅子。

“谢谢，不过我快冻僵了，得先烤烤火。”年轻人没等格伦威尔表示同意，边说边径直走到壁炉跟前的一个圆凳上坐下，向火焰伸出了双手。